

凡尔纳
经典科幻



大海入侵

[法国]儒尔·凡尔纳 著
叶丽文 黎鑫译 曹德明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Jules Verne



L'invasion de la mer



凡尔纳
经典科幻

大海入侵

[法国]儒尔·凡尔纳 著

叶丽文 黎鑫 译 曹德明 校

Jules Verne



L'INVASION DE LA MER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海入侵 / (法) 凡尔纳 (Verne, J.) 著; 叶丽文, 黎鑫译;
曹德明校.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6

(凡尔纳经典科幻)

ISBN 978-7-5447-1617-8

I. ①大… II. ①凡… ②叶… ③黎… ④曹… III. ①科学
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7161 号

书 名	大海入侵
作 者	[法国] 儒尔·凡尔纳
译 者	叶丽文 黎鑫
校 订	曹德明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Union générale d'Edition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 www. yilin. 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375
插 页	4
字 数	113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617-8
定 价	18.6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联系电话: 025-83658316)

目 录

第一章	加贝斯的绿洲·····	1
第二章	哈 贾 尔 ·····	12
第三章	越 狱 ·····	21
第四章	撒哈拉沙漠大海 ·····	32
第五章	沙漠商队 ·····	43
第六章	从加贝斯到托泽尔 ·····	53
第七章	托泽尔和内夫塔地区 ·····	63
第八章	盖尔塞盐沼 ·····	75
第九章	第二条运河 ·····	87
第十章	三四七公里处 ·····	97
第十一章	十二小时的远足·····	106
第十二章	来龙去脉·····	118
第十三章	森菲格的绿洲·····	126
第十四章	监 禁·····	136
第十五章	逃 亡·····	146
第十六章	特 尔·····	154
第十七章	结 局·····	162

叶丽文译:第一章至第八章 黎鑫译:第九章至第十七章

第一章 加贝斯的绿洲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我是在港口听到的……”

“人们说有条船来接……它会把哈贾尔带走吗?”

“会……去突尼斯,他将在那儿接受审判……”

“会被判刑吗?”

“会的。”

“安拉不会让这一切发生的,绍哈尔!……不!安拉不会让这一切发生的!……”

“安静……”绍哈尔急促地说道。他竖起耳朵,警惕地听着周围声响,好像察觉到沙滩上有脚步声。

他没有站起来,只是匍匐着向一个被遗弃的隐士墓入口爬去,刚才的对话就是在那儿进行的。天还亮着,但太阳已经消失在围绕着小沙洲湾海滨的这一侧沙丘后面。3月初,在北半球34纬度的地方,黄昏短暂。绚丽的太阳不是斜着地平线落下,它似乎垂直坠落,像物体受地心引力作用而落下。

绍哈尔停了下来,然后又走了几步,跨过被强烈阳光烤得炙热的门槛。他的目光迅速扫视了一遍四周的平原。

向北望去,是郁郁葱葱的山峰,绿洲一圈圈扩展到一公里半以外。南边,是一望无际的淡黄色沙滩,涨潮的海浪扑打着岸边,沙

滩镶着拍岸海浪激起的白色水沫。西边，成堆山丘在天空映衬下若隐若现。东边，这片大海的广阔空间造就了加贝斯海湾，折向的黎波里塔尼亚海域，流经突尼斯海滨。

白天，西边的轻柔海风凉爽宜人，此刻已伴着黑夜云散风去。绍哈尔听不到任何声音，万籁俱寂，他原本还以为听到了脚步声，就在老棕榈树下破旧的白色水泥立方块附近，但是他知道自己听错了。无论在山丘那边，还是在沙滩附近，都空无一人。绍哈尔围着这座小型建筑物转了一圈，四下无人，除了他自己和母亲在隐士墓入口处的脚印，再也没发现沙滩上有任何足迹。

绍哈尔刚离开不到一分钟，杰马便出现在门槛边，忧心忡忡，担心再也见不到儿子。绍哈尔在隐士墓一角转弯，向母亲做了个手势，示意她放心。

杰马是一位图阿雷格血统的非洲人，已过六十岁，体形高大、强壮，腰板挺直，看起来精力充沛。像其他同族妇女一样，杰马蓝色的眼睛里，闪着热情的目光，充满了自豪。白皙的皮肤，在前额、脸颊上涂抹了赭石色脂粉，显得微微发黄。她穿着深暗色衣服，披着宽松的羊毛罩袍，羊毛产于生活在咸水湖和盐沼附近的羊群。杰马头戴一顶宽大的风帽，浓密的头发刚刚开始变白。

杰马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直到儿子归来。绍哈尔在附近没有察觉到任何可疑情况，只有布阿比哀怨的叫声打破宁静，这种杰里德盐湖的麻雀成群结队，在沙丘附近盘旋逗留。

杰马和绍哈尔回到了隐士墓，等待夜晚来临，他们可以趁着夜色，不被人发现，悄悄抵达加贝斯。

他们的谈话继续进行：

“船离开拉古莱特港口了吗？”

“是的，妈妈，今早，它已经绕过邦角了……是尚齐号巡洋

舰……”

“今晚到吗？”

“就今晚……除非它在斯法克斯停靠……但它更可能停在加贝斯，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兄弟将在那儿被捕……”

“哈贾尔！……哈贾尔！……”年迈的母亲喃喃说道。

她怒气冲冲，痛苦万分，浑身抽搐。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她大声嘶吼，“那些基督教徒和欧洲人会杀死他的，我再也看不到他了……他将不能够再招募图阿雷格人进行圣战！……不……不！安拉不会让这一切发生的。”

接着，这次发作好像耗尽了杰马全部力气，她瘫倒在狭窄的厅室里，跪在房间一角，默不作声。

绍哈尔守候在门槛旁，臂肘支在门柱上，如同磐石一般安然不动，就像装饰隐士墓入口的某座雕像。没有一丝令人不安的声响可以把他从僵化状态中唤回来。随着太阳在对面地平线下落，山丘的影子慢慢地向东拉伸。在小沙洲的东方，最早出现的星星闪着光。薄薄的月轮刚露出四分之一月面，在黄昏最后一丝薄雾后轻轻掠过。一幅由轻雾组成的幔帘快要遮挡住群星，宁静、昏暗的夜晚正要来临。

七点过后一会儿，绍哈尔又回他母亲身边，说：

“到时候了……”

“是啊，”杰马应声道，“该是让哈贾尔从那些基督教徒和欧洲人手里逃脱出来的时候了。他必须在天亮前离开加贝斯监狱。拖到明天，就太晚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妈妈，”绍哈尔信誓旦旦道，“我们的伙伴正等着我们……加贝斯那批人负责越狱，杰里德那批人会护送哈

贾尔,不等天亮,他们就会在沙漠里走出很远了……”

“我要和他们在一起,”杰马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为我不能丢下我的儿子……”

“我会和你们在一起,”绍哈尔补充道,“我既不会丢下我的兄弟,也不会丢下我的妈妈!”

杰马把儿子揽到身边,紧紧将他拥入怀中。接着,她整了整罩袍的斗篷,跨过了门槛。

绍哈尔走在母亲前面,两人相隔几步远,朝加贝斯方向而去。上一次潮水退去,海藻淤积在沙滩上,他们避开了沿滩的海滨边缘地带,循着沙丘底部前进,希望在这一公里半的路上尽量不被人发现踪迹。在绿洲那里,树木成林,几乎隐没在越来越浓的阴影中,只能看到影影绰绰的轮廓。没有一丝光亮穿过黑夜。在没有窗户的阿拉伯房子里,在内院才会透入几丝光线,黑夜降临,房子里的光亮也不会露到室外。

然而,有个光点很快出现在模糊的城市轮廓上空。光点还格外强烈,想必是来自加贝斯高处,可能从某座清真寺尖塔或俯视城市的城堡中射出。

绍哈尔没有弄错,他指着这束光线说:

“这座堡……”

“就是那儿吗,绍哈尔?”

“就是那儿,他们把他关在那儿,妈妈!”

年迈的母亲停下脚步。这束光仿佛在儿子和她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这束光不是从她儿子单人囚室里射出,也至少是从哈贾尔曾被带去过的要塞里发出。自从这位令人生畏的首领落入法国士兵之手,杰马再也没见过儿子,并且可能永远见不到了,除非今晚哈贾尔通过逃跑而逃脱军事法庭的裁决。

她像是被钉在这个地方，绍哈尔不得不催促她两次：

“过来，妈妈，过来！”

他们继续沿着沙丘脚下行走，沙丘蔓延到加贝斯绿洲，围住了所有的市镇、房屋，它们地势重要，占据着小沙丘的边缘。绍哈尔朝着被士兵们称为“坏蛋城”的地方走去。这是一个由草房组成的市郊居民点，居民是清一色的集市商贩，基于这一点，“坏蛋城”之名并非无根无据。小镇位于季节河入口处不远，在棕榈林树荫下，小溪自由自在地穿过绿洲。在那儿矗立着一座堡，或叫新要塞，哈贾尔只能在被转移到突尼斯监狱时才从那儿出来。

就是针对这座堡，哈贾尔的同伴已为他的越狱考虑周全，做好了一切准备，希望今晚把他抢出去。同伴们都聚集在“坏蛋城”的一间茅屋中，等待着杰马和她儿子的到来。此次行动必须极其谨慎，最好不要在市镇被人撞见。

此外，他们密切关注着海上的情况，目光如此焦虑！在越狱大功告成前，他们担心的是，当晚巡洋舰会靠岸，囚犯会被转移到舰上。他们的目光搜寻着小绿洲海湾里是否有白色光线在闪烁，竖耳倾听轮船声、尖锐的汽笛轰鸣声，如果出现，就表明巡洋舰已到岸。万籁俱寂，只有渔船信号灯反射在突尼斯水面上，没有一丁点儿汽笛声。

杰马和她的儿子到达季节河时，八点未到。还有十分钟，他们就能赶到约会地点。

当他们蹑手蹑脚沿着右岸前进时，一个蜷缩在陡峭河岸边仙人掌堆里的人影，忽然半直起身子，叫着他的名字：

“绍哈尔？”

“是你吗，艾哈迈德？”

“是的……你母亲呢？”

“她在我后面。”

“我们跟你走。”杰马说。

“有什么消息？”绍哈尔问道。

“没有任何消息……”艾哈迈德答道。

“我们的同伴在那儿吗？”

“他们正等着你们。”

“没人引起要塞的注意吧？”

“没有。”

“哈贾尔准备好了吗？”

“是的。”

“怎么看到他的？”

“阿里格看到的，他今早被释放，现在正和伙伴们在一起……”

“我们走！”老太太说。

三个人沿季节河河岸而上。

他们所循着的方向让他们无法通过厚厚的树叶再看到寨子暗淡的轮廓。加贝斯绿洲，它确实只是一片广袤的棕榈林。

艾哈迈德不会迷路，他步履稳健。首先要穿过贾拉尔，它覆盖着季节河的两岸。正是在这座曾经设防，并先后由迦太基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占据的城镇里，坐落着加贝斯主要的集市。在这个时候，人们还没有回去，杰马和她儿子要想不引人注意可能比较困难。的确，在突尼斯绿洲马路上，除了几家咖啡店外，其他的店铺还没有通电、通煤，城市笼罩在一片浓重的黑暗中。

但是，艾哈迈德仍然小心翼翼，慎之又慎，不断提醒绍哈尔务必谨慎，切不可掉以轻心。囚犯的母亲在加贝斯被认出来不是不可能，她的出现可能会在堡垒周围引起加倍警戒。虽然越狱已经

准备很久,仍然困难重重,重要的是不能引起看门哨兵的警觉。所以艾哈迈德宁可选择寨子外面的道路。

此外,绿洲中心地带在今晚热闹非凡。这是个即将结束的周日。每周的最后一天,人们通常在所有部署驻军的城市,尤其是法国驻防的城市大肆庆祝,在非洲、欧洲均如此。士兵们获得准许,他们在咖啡店吃喝玩乐,很晚才回兵营。当地人加入了他们的活动,主要在混居着众多意大利和犹太人集市商贩的地区。喧闹持续至深夜。

就像刚才提到的,杰马很有可能被加贝斯当局认出。事实上,自从她儿子被捕以来,她不止一次冒险来过寨子附近。她有失去自由,甚至可能是生命的危险。人们知道她对哈贾尔的影响,在图阿雷格泉民族中,这种母亲的影响力巨大深刻。军事法庭如果判处他死刑,为了替儿报仇,人们难道不知道她为了解救囚犯,有能力掀起一场新的反抗运动吗……会的!应当对此未雨绸缪,所有的部落会在她一呼之下揭竿而起,跟随她走上圣战的道路。抓捕她的搜寻工作毫无收获,在咸水湖、盐沼地带讨伐杰马的运动也徒劳无果。她受到群众忠心耿耿的保护,杰马到目前为止,粉碎了抓完儿子后抓母亲的一切企图!

然而,她现在到了危机重重的绿洲中部地区。她想和聚集在加贝斯参加劫狱的同伴们会合。如果哈贾尔成功摆脱哨兵的监视,如果他能翻过寨子的高墙,他母亲将和他一起再踏上隐士墓之路,一公里外,逃亡者会在最茂密的棕榈树林中找到为他潜逃预备的马匹。他将重新获得自由,谁知道以后是否还会有反抗法国统治的新起义。

三人在这种环境中缓慢前进着。在不时相遇的一群群法国人与阿拉伯人中间,没有人能够猜到隐藏在罩袍里的是哈贾尔的母

亲。而且，艾哈迈德处处提醒他们。三个人在灰暗的角落里蜷缩着身子前进着，又躲在树木遮盖下的一座孤零零的茅屋后，等路人走远了，才重新赶路。

终于，一个似乎守候着他们经过的图阿雷格泉人快步朝他们走去，他们离约会地点只有几步之遥了。

转向寨子的马路上，确切地说是条小路，此时荒无人烟，沿着小路走几分钟，只要顺着旁侧的一条羊肠小道，就能通往杰马和她的伙伴要去的简易茅屋。

图阿雷格泉人径直走向艾哈迈德，接着，一把拦住他，边说边打着手势：

“你不要再往前走了……”

“怎么了，奥莱伯……”艾哈迈德问道，他刚认出这个属于他部落的图阿雷格泉人。

“我们的同伴现在已经不在简易茅屋了。”

老太太停下脚步，用满是担心和生气的口气质问奥莱伯：

“是不是那些欧洲混蛋察觉了？”

“不是的……杰马，”奥莱伯回答，“寨子的看守没有起任何怀疑……”

“那我们的同伴为什么不在茅屋了？”杰马又问道。

“因为获得准许的士兵去那里找喝的，我们不想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中有个叫尼科尔的北非骑兵团士官，他认识您，杰马……”

“是的……”她喃喃自语，“他在那儿见过我……在村镇……就在我儿子被上尉捉住的时候……啊！这个上尉，如果有一天！……”

仿佛有一阵猛兽的咆哮声从这位妇人——囚犯哈贾尔的母亲

胸中喷涌而出！

“到哪里去和同伴会合？”艾哈迈德问道。

“跟我来！”奥莱伯答道。

他走在最前面，钻进了通往要塞的小棕榈林中。

这片树林，此时冷冷清清，只有白天加贝斯集市营业时才生机勃勃。所以，可能在寨子附近，他们不会再撞见其他人，况且人们也不可能进入寨堡。驻军获准周日休假，但不能因此推论岗哨已撤。

只要造反者哈贾尔还关押在要塞，只要他尚未被押上巡洋舰接受军事法庭审判，不就有必要更加严格地监视吗？

这一小队人在树荫遮蔽下行走着，来到棕榈林边缘。

这里坐落着二十多所茅屋，几束灯光从茅屋狭小的开口透出来。此处至会合地点很近，一枪即可打到。

但奥莱伯刚钻入一条弯曲小道，一阵脚步声和说话声迫使他停下了脚步。十二名北非骑兵向他们走来，士兵可能是在附近小酒馆里长时间饮酒作乐，这时又唱又叫着。

艾哈迈德觉得应谨慎地避免和他们相遇，为了给他们让路，他和杰马、绍哈尔、奥莱伯往后一闪，躲进了离法国—阿拉伯学校不远的幽暗深处。

那里挖了一口井，井口上有个木架子支撑着绞盘，上面绕着吊桶的绳子。

一转眼，所有人都躲到了水井后面，高大的井栏把他们完全遮住了。

士兵们往前走着，但此刻停了下来，有个士兵大喊：

“他妈的！渴死了！……”

“怎么！喝吧！……这儿有口井。”尼科尔中士长回答他。

“什么！有水……中士长……”皮斯塔什下士大叫大嚷。

“祈求穆罕默德，他也许能把这水变成酒……”

“啊！这可没那么容易！……”

“你变成伊斯兰教徒了？”

“不，中士长，不……况且，既然安拉不允许他的信徒喝酒，所以他从来不应为异教徒创造这样的奇迹……”

“言之有理，皮斯塔什。”士官这般表示，并补充说，“向哨所前进！”

然而，当士兵正要跟他走的时候，他又示意他们暂停前进。

有两个人又走上了大街，士官认出，这两个人都是军官。

“站住！……”他一声令下，命令那些把手伸向头上戴伊斯兰教徒帽子的人停下脚步。

“啊！”上尉说道，“原来是正直的尼科尔！”

“阿尔迪冈上尉？……”中士长用一种略带惊奇的口吻答道。

“是我！……”

“我们刚从突尼斯来。”少尉维莱特补充道。

“我们正等着出发进行远征，你也有份，尼科尔……”

“遵命，我的上尉，”士官应声答道，“我愿跟您到天涯海角……”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阿尔迪冈上尉说，“对了，你的老兄弟，它近况如何？”

“很好……我悉心照料它的四肢，好让它不变得迟钝……”

“不错，尼科尔！……‘切红心’也好吗？还一直是老兄弟的朋友吗？”

“一直是，我的上尉，如果说它们是孪生兄弟，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

“那太可笑了……一只狗和一匹马！……”军官笑着反驳，“放心吧，尼科尔，我们出发时不会把它们拆散的！……”

“那肯定，否则它们生不如死，我的上尉。”

这时，一声爆炸声从海那边响起。

“是什么，那是……”维莱特少尉问道。

“可能是巡洋舰停靠海湾的炮声……”

“它是用来运送哈贾尔这个流氓的……”士官又加了一句，“那是您组织的一次著名的逮捕行动，我的上尉……”

“你可以说是我们一起干的。”阿尔迪冈上尉接着说。

“是……还有老兄弟……和‘切红心’。”中士长声明。

接着，两名长官又沿着上坡往寨子的方向走去，同时，尼科尔中士长和他的手下顺着下坡往加贝斯低地而去。

第二章 哈 贾 尔

图阿雷格泉人属于柏柏尔族,居住在伊克桑地区,该地区就在图瓦特绿洲之内,图瓦特绿洲是撒哈拉地区的一片广袤的绿洲,位于摩洛哥东南面五百公里处,南临东布通布图,西邻尼日尔,东临费赞。但是,在我们故事发生的时候,图阿雷格泉人应该迁移到了撒哈拉大沙漠更东面的地区。20 世纪初,在他们众多部落中,有些民族几乎定居,有些过着完全的游牧生活,他们集中在地势平坦多沙的平原中部——阿拉伯语中被称作“乌塔”——还有苏丹直至阿尔及利亚沙漠和突尼斯沙漠接壤的地区。

然而,几年以来,在阿拉德地区,自从放弃了延伸至加贝斯西部的内海工程后——鲁代尔上尉曾研究过该工程的开发,突尼斯的驻扎官和贝伊^①把图阿雷格泉人迁到盐渍盆地周围安营扎寨。由于他们生性好战,人们希望他们也许能成为沙漠中的警察。但希望化为泡影,伊莫阿格人继续干着对他们来说不公正的外号“图阿雷格泉”,即“夜里的强盗”的勾当,在整个苏丹,他们顶着这个绰号,令人胆战心惊。此外,如果撒哈拉海洋工程重新动工,毫无疑问,他们会带领各部落坚决反对淹没盐沼地带的行为。

此外,即使图阿雷格泉人(此处为单数)公开地为沙漠商队带

^① 贝伊:对苏丹附庸国君主的尊称。

路,甚至扮演保护者的角色,但在他们的血液里,抢劫属于本能,发不义之财属于天性,恶名昭著,毋庸置疑。好多年前,潘长官走遍了这片黑色地区的危险地带时,在某次可怕的当地人发起的袭击中,不就是差一点遇害了吗。1881年,由弗拉泰斯指挥官领导,从瓦尔格拉开始的远征中,那名勇敢的军官和他的同伴们不就是在埃尔加拉马地区命丧黄泉吗?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军事当局不得不进行自卫,不遗余力地将已形成相当数量的部落驱逐出境。

在这些图阿雷格部落中,阿哈加尔部落被认为是最好战的部落之一。在每一次威胁法国在漫长沙漠边界地带统治的局部战斗中,都能找到该部落主要首领的身影。阿尔及利亚政府和突尼斯的驻扎官总是鞍不离马背,甲不离将身,尤其更注意监视盐沼盆地和咸水湖地区。因此,大家将会明白这项已结束的项目的重要性——大海入侵计划,它是我们故事的主题。这项计划会更加损害图阿雷格部落的利益,他们会因沙漠商队行程缩短,特别是队伍数量的减少而失去很大一部分既得利益,这个计划将更易遭到失败。他们针对沙漠商队的袭击实施后,而那些袭击会在非洲遇难者名单上增添更多的名字。

哈贾尔家族正属于阿哈加尔部落,是最有影响的家族之一。杰马的儿子胆大包天、勇敢果断、冷酷无情,在延伸到欧雷斯山脉南部的整块地区,他一直被看做是最令人生畏的团伙头领之一。近几年来,无论是袭击沙漠商队,还是攻击单独行动的小分队,许多次行动都由他策划,他在部落内部声名鹊起,这些部落逐渐地退回至撒哈拉沙漠东部(撒哈拉沙漠这个词适用于非洲大陆寸草不生的广袤平原)。他行动迅速,令人措手不及,尽管当局已命令军队长官不惜一切代价将他抓捕归案,但他总是能够对追捕自己的行动了如指掌。当有人告发他在某片绿洲周围活动时,他却突然